

王蒙文集·演讲录：全3册

王蒙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文集. 演讲录:全3册/王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22-4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蒙—文集②文学—演讲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0986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李 博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92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2 插页 12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22-4
定 价 109.00 元(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小说·文学(1979—2000)

我们的责任	(3)
文学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	(8)
热爱与了解	(12)
生活 思考 创作	(21)
在探索的道路上	(34)
漫话小说创作	(47)
漫谈短篇小说的创作	(58)
新时期的文学	(78)
漫谈小说创作	(86)
关于塑造典型人物	(100)
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	(113)
小说创作要更上一层楼	(132)
变化中的生活和文学	(146)
当前文艺见解十题述评	(158)
关于小说的一些特性	(181)
从生活到小说	(200)
文学的新课题	(206)
最诚恳的呼号	(222)

文学的诱惑	(224)
中国文学的命运与作家的使命	(228)
我的几点感想	(232)
小说家言	(236)
人类共同目标的纽带	(244)
小说的可能性	(247)
新时期文学面面观	(268)
文学生活的新格局	(288)
清风·净土·喜悦	(299)
在《汴京梦断》研讨会上的讲话	(304)
小说面面观	(310)
三点建议	(322)
当代中国文学的新话题	(324)
小说的世界	(343)
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	(354)
小说的本原与还原	(356)
文学的歧义	(372)
关于九十年代小说	(387)
中国文学怎么了?	(394)
作为艺术的文学	(398)
文学是必要的吗?	(420)
小说创作与我们	(434)
写小说永远要有一种挑战	(458)

小说·文学

(1979—2000)

我们的责任^{*}

我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我们中的许多人从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人民革命斗争。我们在黑暗中用斗争迎接光明，从黑暗走向光明，所以觉得光明更加光明。“太阳一出来，赶走那寒冷和黑暗”，这是我们当年最爱唱的歌，也是我们的心声。

于是，我们拿起了笔，对我们，文学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文学召唤我们为了真善美去向虚伪、邪恶和丑陋抗争，文学召唤我们走向革命。革命点燃了我们的青春，充实了和照亮了我们的人生，启示我们拿起笔。我们歌唱红旗和广场、志愿军和少先队员、治淮的民工和建设青藏公路的战士，我们也怀着深深的崇敬去礼赞南湖的船和延安窑洞里的灯。

同时，随着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基于我们对党的赤诚的爱，当然也包含着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不尽切合实际的要求，我们也正视了生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我们也曾尝试着把自己的幼稚的观察和思索的果实交给党、交给人民。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也可能幼稚，冒失，甚至某些荒唐，但我们没有二心，没有市侩气，不懂得阿谀奉承和投其所好，在党组织和领导同志面前，我们从不设防。

我们那时是太年轻了，我们在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准备的情况

^{*}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发言。

下,在没有摆脱孩子气的情况下就拥到了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前沿阵地去了。我们该责备的是,当时我们还不懂得一支笔的分量,不知道为了替人民说话,为了说真话,要经受怎样的考验,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要具备怎样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和水晶一般的品质。

二十余年过去了,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作家仍然感到幸福,我们有幸两次体味到解放的欢欣,一次在一九四九年,一次在这三年。我们怎么能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怀念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呢?我们怎么能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感谢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呢?我们是被党的乳汁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搞极左的人极力割断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说我们是反党的,是党的敌人,把我们驱逐出党……但是,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割不断的!我们属于党!党的形象永远照耀着我们!即使在最痛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心也向着党。而当一旦重新允许我们拿起笔来,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欢呼和呐喊,仍然充满了对党的热爱、信念和忠诚,我们所仇恨、所诅咒、所批判的正是党的敌人,正是危害党的病毒和细菌。我们对这样的敌人,这样的病毒和细菌也要跪下来“歌德”吗?那是痴心妄想!歌了敌人和病菌的德就是背叛了党!

回顾过去,我们并无伤感或者私人的怨恨。我们把党的挫折看作自己的挫折,我们认为医治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身上的创伤远远比抚弄着我们自身上的伤疤要紧得多。我们只是希望对历史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还以本来的面目,一切经验将被记取,我们的父兄和我们这一代人付出的学费将不会白搭,我们有理由要求下一代青年作家、下一代读者和下一代中国人有比我们更好的命运。我们还要坚定地宣布,决不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重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这二十年来长期生活在农村,长期参加体力劳动,和贫下中农、和普通劳动者打成一片。我们一定要经得起新的条件下的新的考验,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做人民的代言人。

人民迫切需要发展生产,提高生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人民还是太穷了。同时,人民也需要提高文化,需要丰富文艺生活,逐步克服某种愚昧落后状态。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同样造成了人民精神生活上的饥荒,这种精神上的饥荒孕育着严重的、可怕的后果。我们有责任生产出更多的更好的精神产品,向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小说、诗歌、电影、戏剧、音乐、绘画……

我们的人民愈来愈不喜欢乃至痛恨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正之风、形式主义、假大空话,我们要正视生活的矛盾,表达人民的愿望,做人民的喉舌,扫除这些与我们党的性质、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我们的“四化”目标格格不入的东西。

人民需要说真话的、敢于为民请命而又切切实实为人民做一些好事的作家。人民也需要能愉悦心灵,调剂生活,给人以美的享受的作品艺术品。其实,工农兵并不需要简单的一味“歌德”,当他在炼钢炉面前浴汗奋战的时候,他需要的是“歌德”吗?不,他需要的是清凉的饮料。当他被“四人帮”的余毒所折磨所残害的时候你去给他“歌德”,更无异于注射麻醉剂,那时,他需要的是呐喊,是启发,是帮助他找到斗争和胜利的道路。工农兵完全没有收听无休止的“歌德”的癖好,只有江青之流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野心家,才感到离了“歌德”就过不了日子。不要打着工农兵的幌子要求“歌德”吧!

当然,人民也不需要呻吟、哀嚎、空对空的高谈阔论和站在一边的指手画脚。作家是生活的主人、党的事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写作,要使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言行确实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安定团结、有益于四个现代化。人民是无畏的,人民也是镇定和有耐心的。作家要弯下腰来和人民一起面对现实,和党一道来面对我们的困难、麻烦和问题,要让我们的笔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麻烦和问题而不是相反。我们不能旁观和清谈,不能为尖锐而尖锐,不能追求刺激。在十年的浩劫和动乱之后,人民迫切地需要安定团结,休养生息。我们的文艺既要起号角、刺刀和手榴弹的作用,又

要起显微镜、望远镜和 X 光机的作用，还要起沟通人们的心、温暖人们的心、滋润人们的心灵的美酒和香茗的作用。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为此，我希望作家的活动能突破同行的圈子。要和更多的工人、农民、战士、店员、教师、勘探队员、公安干警交朋友，要和更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交朋友，要和工青妇工作者和政工干部交朋友。要缩小目前意识形态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某些观点、看法上的差距，要增加作家和作品的现实感，要使我们的作品、我们的声音更准确、更有说服力，要使我们的笔发挥更确实有效的作用。

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必须写真实、说实话。我们的文学是党的文学，我们的每一个作品、每一个作家的声誉都是党的声誉。而谎言和欺骗是破坏党的声誉也破坏文学的声誉的。不论谎言披上怎样的“左”的花言巧语的外衣，其西洋镜总要被戳穿的。如果我们背离真实、漠视真实，那就是欺骗人民和欺骗党，那就是误国害民。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一大批愈来愈真实、愈来愈广阔和深刻地反映着生活真实的作品，党的文学的声誉正在恢复和发展，我们要珍惜这个苗头，绝不允许打着“左”的旗号把我们的文学重新拉回到粉饰生活和伪造生活的死胡同里。

我们还要勇于进行艺术上的追求、创新和突破。每一个作家都是不可重复的，每一篇作品也都是不可重复的，因此，作家即创造，作品即创造，无创造即无文学。我们要忠于自己的创作个性，忠于自己的灵魂，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我们要有更大胆、更奇突奔放的艺术想象，不应该把真实地反映生活与大胆想象对立起来。因为文学是一种精神活动，它面对的是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没有精神上的自由驰骋就没有文学。我们的作家要更真诚、更勇敢、更淋漓尽致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要培育出更多的文艺的奇葩异果，为此，要提倡试验，赞扬突破，不怕失败。要坚决反对竞相模仿和一拥而上，要彻底肃清在创作上树样板、搞模式的流毒，要反对四平八稳，

看风使舵以及“不求艺术有功，只求政治无过”之类的谬论。

为了完成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给我们的重大任务，为了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生气勃勃、能征善战的创作队伍。为了提高和发展文艺生产力，补充新生力量已经刻不容缓。粉碎“四人帮”以后，涌现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作家，他们比五十年代的我们平均年龄大得多，思想上、艺术上比我们当年的准备充分得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正是他们思考、探求、枕戈待旦的十年，近两三年的优秀作品多数出自他们的手笔，这不是偶然的。还有许多的业余作者正在或即将破土而出，我们希望对于新生力量有更好的扶植和安排，使他们越战越勇，捷报频传。

当然，和在座的老前辈相比，我们也是青年。令人忧虑的是，我国的中青年作家在文化水准、知识面上比老一辈作家有下降的趋势，为了向“四化”进军，为了创造水平更高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已经先后离开了我们，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也已不幸辞世。在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我们有幸能见到年高德劭的茅盾、巴金、曹禺、姚雪垠同志和许多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使我们非常欣慰，但他们的白发提醒我们正视自己的责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生命力、有韧性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强的、搞不垮的党，我们这一代，受到党的教育、民族精神的熏陶，我们也是有韧性的和搞不垮的。经过这伟大而艰巨的历程，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与某些外国访问者的估计相反，没有悲观、没有消沉、没有搞歪门邪道、没有被“余悸”吓破胆，我们有决心通过持久的艰苦的劳动，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攀登文学艺术的高峰，做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作家对文学事业的应有的贡献。

1979年11月

文学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

我很少用“干预生活”这四个字，基本上不用，我都是用面向生活。我也很少用“揭露阴暗面”这些字，而用揭露矛盾。我并不反对“干预生活”或“揭露阴暗面”，但我也不主张把这个口号提到当代文学领域最时髦的地步。

文学对生活怎样干预？现在有人往往理解为直接写一个什么缺点、什么毛病，写一个县委、地委书记怎样坏，这就好像干预了他。我看，文学的责任不在这里，这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责任。把文学变成“歌德”文艺固然不对，把文学变成纪委附属的宣传科也不是正路。这并不是文学的特长。

文学有它的力量所在。它的力量并不在于直接去改变一种政治状况。说我要通过写作品撤谁的职，开除谁的党籍，根本做不到。那么它的力量在哪里呢？它的力量在于激动人心，打动人心，它的力量在人心里边。文学和暴力相比是软弱的，文学和权力相比是不设防的，但文学能赢得人心。你撤了他的职，你杀了他，但他的影响，他所赢得的人心，你除不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文学的牛皮就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不赞成把“干预生活”这个口号理解得非常狭隘。要文学直接对宣传部、组织部、交通局、蔬菜公司起个什么作用，那就削弱了文学的职能。相反的，文学通过刻画各种各样

^{*} 本文是作者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一次讲话。

的人物,描写他们的心理,描写他们的命运,可以塑造出更加坚强、更加完美、更加善良的灵魂,可以鞭挞那些丑恶的、渺小的、被污染了的灵魂。通过这个,文学当然对政治,对经济,对各行各业各部门都发生一定作用,这个作用是曲折的。所以,文学的首要作用是塑造人类灵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治愈人们灵魂上的创伤。生活总是矛盾的、辩证的。如果你那里没有光明,你怎么看到黑暗呢?有光明,才能看到黑暗嘛!没有光明,怎么揭露黑暗呢?在黑暗中揭露黑暗,最后是什么也看不见。如果认为全中国一团漆黑,新疆一团漆黑,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没有生活了,也就没有文学了。所以说,生活总是包含着矛盾的,把它看得那样轻松,固然是不忠实的;把哀嚎当做时髦,也不是忠实的。我们看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都应该一分为二。妄自尊大,认为我们的最高最活,那固然是可笑的、愚蠢的;反过来,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当个中国人倒霉,不仅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提倡我们的作品有力量,这和大胆地揭露矛盾一点也不矛盾。恰恰相反,有足够的勇气,有足够的信心,有足够的力量,你才敢揭露那些矛盾。我之所以用“揭露矛盾”代替“揭露阴暗面”,用“面向生活”代替“干预生活”的口号,不是由于胆小,而是由于对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看法。

文学的力量在于震撼人心。那么,是不是凡是能够激动人心、打动人心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呢?这要因作品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这里边有一个社会效果问题。比如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出戏《假如我是真的》,两部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和《女贼》,一篇小说《飞天》,都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这些作品,我有些看了,有些没看。《飞天》看得比较仔细,我觉得这篇作品是写得有些不足。揭露阴暗的东西并不可怕,揭露阴暗的东西应该能加深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比如说你原来对某一事物分辨不清,就说《班主任》里的那个谢惠敏吧,也许很多人过去认为这种人是非常可爱、非常好的人,但经刘心武一写,使我们看到了她生活贫乏、精神僵化的一面,小说帮助我们

加深了认识,这种揭露就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看了一篇作品以后,总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叫做鼓舞,也可以说是深化,或者说是发人深思,值得回味。《飞天》集中地揭露了一个首长强奸了一个少女(有好几篇作品都写这个),有些地方写得太实了,让人看了实在是不太喜欢。作品虽然从某一侧面反映了一点东西,但写得并不深,并不准。人物性格前后也不统一。那个少女刚出现在寺庙时是很勇敢的,是自己跑出来的。可是参军后,又那样委曲求全、奴颜婢膝,让人感觉怎么是那样子呢?在我们的社会里,被侮辱的人难道还少吗?有受过几十年冤枉的,甚至迫害致死的,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罪犯,没有变成贼,没有掉在社会的档案袋里啊!我们也被侮辱过,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干脆去偷吧,去干坏事吧!所以,觉得有些作品的积极意义少一点,深度不够。《假如我是真的》我没有看,听说也就是这么个情形。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戏很好,很解气。也有的同志说光解气不行,还应当注意它的社会效果。这就涉及到一个责任感问题。

我们大家都常说,文责自负。所谓文责自负,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作者要单独地对人民负责。你是一个诗人,你写的每一行诗,是不是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忠于真理,还是随风倒,随风跑,你要对人民负责。所以,我们每个人写东西时,自己要对生活负责。如果我们坚信自己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而且我们本身是抱着一种好的愿望,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而不是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那我们就应当大胆地去写。文艺创作没有一定的死规矩,因人而异,因作品而异。同样是一个人,第一篇作品和第二篇作品有可能不同,用在第一篇是失败的,用在第二篇就可能成功。希望大家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地对人民、对社会负责。

最后,希望不断扩大我们的事业。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昌吉的,好像这个地方有多小。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国家的大事、文艺的脉搏、人民的希望、各地的状况,我们都应当去关心、去了解。我们应当把

眼界打开一点,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去思考,去表现,写我们自己的作品。我相信,我们昌吉地区的文艺创作一定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

1980年1月

热爱与了解^{*}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九年，我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其中的七年是在伊犁维吾尔族聚居的生产队里度过的。去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行李卷儿，语言不通，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那时候政治气候吃紧，今天批判《北国江南》，明天批判《早春二月》，大有不可终日样子。但是，和维吾尔族的农民在一起，共同度过那么长的时间，从精神上到身体上我都没有垮掉，而是更高兴，更有劲，也更有收获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归功于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当然也包括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包括我的同行们。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确实做到了和维吾尔族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很快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在去了半年以后，我就可以在生产队的会议上发言，当然是结结巴巴的；一年以后我可以充当小的翻译；一年半以后我开始看维吾尔文的长篇小说，我看的第一部维吾尔文的长篇小说是苏联塔什干出版的，是高尔基的《在人间》；三四年以后，我可以充当文字翻译，铁依甫江的诗，还有一些散文，我都译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为了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出版的《风雪边防线》，其中的《奔腾在伊犁河上》就是我翻译的。

过去维吾尔族有一句谚语，它的意思说的是：如果语言不通，心也是异己的。这话相当狭隘，它排斥其他一切民族，是不对的。但是

^{*} 本文是作者在全国少数民族创作会议上的演讲。

我认为,如果反过来讲就有一点道理:“如果你的心和他不相通,就很难学会他的语言。”确实,从我的心里,感到维吾尔人实在是可爱的,他们对我的生活,对我的灵魂,对我的思想,对我的经验是个极大的丰富。你了解一个少数民族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民族和你的本民族作对比,我觉得缺乏和其他的民族相交往的经验,往往有极大的局限性。什么东西只知道有自己这么一个民族,认为一切生活习惯、交际方式、思维和表达的路子只有独一无二的一种,而且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这就是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了。世界上民族多得很,姑且不提外国,就是本国也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各有特点,各有所长,都是很可爱的。我觉得维吾尔人是个很具有人情味的民族。说老实话,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状况下,我想交一个朋友是很困难的,因为人家知道你戴过右派帽子,划清界限都唯恐划不及啊!可是我和维吾尔人却交上了朋友。他们的政治界限搞得不是那么“左”,我看维吾尔族天生是不喜欢那么“左”的。他们所有的习惯:婚姻、生老病死,以至到出远门等等,都很有人情味儿。比如谁要去比较长途的远行了,全村人就都来为他送行,充满了感情。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文化大革命”分两派,汉族里分两派以后,你简直就没法办了。比较起来,少数民族虽然也受影响,可是他们两派之间就相互接近得多,有的白天分两派辩论,晚上还可以坐在一起喝酒。有一个传说: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大街上相遇了,他们互相用维语问:“你是什么派?”那个人就回答说:“我是造反的。你呢?”另一个回答说:“我是保皇的。”说完之后,两个人笑嘻嘻地握了握手就走了。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歇斯底里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容易的,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通人性、讲究人情味、讲究美的民族。我也不是否定汉族,我本身就是汉族,我当然很喜欢汉族。毫无疑问,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它有那么悠久的灿烂辉煌的文化,又有勤劳、苦干精神。但今天在这里,我以一个汉族作者的身份,想多讲一点少数民族的长处。维吾尔族人比较讲究美,你到农村去就会看到,维吾尔族农民的院子里种了

那么多花,还有许多果树,有的花种得满满的,只留下一条小径,你简直就进不去。汉族人倒是比较实惠,他们也种,但种辣椒,种白菜,和维吾尔族农民在一块儿,发财比维吾尔族发得快,各有优点。但是维吾尔族农民确实非常讲究美,家里有很多装饰,哪怕是挂衣服的一个衣架,都要用一个挑花的、非常美的纱巾一类东西把它盖上,这是一个美的民族。这个美还表现在对艺术的重视上,他们的儿童学会说话以前先学会唱歌,学会走路以前先学跳舞。一个刚刚五六个月的女孩,就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乃乃、乃乃”有节奏地喊着学跳舞,他们从小就给小孩子灌输节奏感。维吾尔族又是一个热爱诗的民族,值得我们汉族诗人羡慕。一次我和铁依甫江一起到农村去,铁依甫江立刻就被农民包围了:“啊呀,你是铁依甫江啊!我会背你的诗呀!”接着就给他背诵他的诗。然后农民就说——当然这种场合不光干坐着,还有酒,还有肉,还有葡萄干,大家一面谈一面吃着——“铁依甫江,不仅你会写诗,我现在也作了一首诗:《献给我敬爱的诗人铁依甫江》。”他站起来就念了一首。我怀疑我们的汉族诗人,包括我们那些最受人尊敬的诗人,他的那些诗能不能下乡?如果他到河北的一个农村,或者到山东的一个农村去,给农民念诗,他们能像维吾尔族农民那样吗?维吾尔族真是值得我们大家羡慕啊!他们是一个非常喜欢艺术、非常讲究文明、讲究礼貌的民族。

我们作为一个作家,无非是由于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热爱、对我们事业的热爱,而这种热爱绝不应该局限于本民族的小圈子里。比如我作为一个汉族人,就只爱我的汉族,只了解我这个汉族,是不够的,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只了解汉族的人,对汉族的了解也是不充分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民族。物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参照物。比如我们判断一个事物,一个物体是不是在运动,就需要参照物。我想同样,了解一个民族,也需要参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汉族作家去熟悉、去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去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在积累了一些少数民族生活经验以后,回过头来再研究自己